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論

魏德論

元氣否塞玄黃噴薄辰星亂逆陰陽舛錯四海
鼎沸蕭條沙漠武皇之興也以道陵殘義氣風
發神戈退指則妖氛順制靈旗一舉則朝陽播
越惟我聖后神武蓋天威光佐掃辰彗北蠻首
尾爭擊氣齊率然乃電北席卷千里隱乎若崩
嶽盱乎若潰海愠彼蠻夏蠢爾弗恭脂我蕭斧
簡武練鋒星陳而天運振耀乎南封荆人風靡

交益影從，軍蘊餘勢，襲利乘權，蕩鬼區於白水。
摛矯制乎遐川，仰屬目於條支，晞弱水之潺湲，
薄張騫於大夏，笑驃騎於祁連，其化之也如神。
其養之也如春，柔遠能邇，誰敢不賓，憲度增飾，
日曜月光，跡存乎建安，道隆乎延康，於是漢氏
歸義，顧音孔昭，顯禪天位，希唐效堯，上猶謙謙，
弗納也，發不世之明詔，薄皇居而弗泰，蹈北人
之清節，美石戶之高介，義貫金石，神明已興，神
祇致祥，乾靈効祐，於是羣公卿士，功臣列辟，率

爾而進曰昔文王三分居二以服事殷非能之
而弗欲蓋欲之而弗能况天網弗禁皇綱圯紐
侯民非復漢萌尺土非復漢有故武皇創迹於
前陛下光美於後蓋所謂勲成於彼位定於此
者也將使斯民播秬鬯植靈芝鋤岐穗挹醴滋
遂乃凱風回焱甘露匝時農夫詠於田隴織婦
欣而綜絲黃吻之齒含哺而怡鮐背之老擊壤
而嬉古雖稱乎赫胥曷若斯之大治乎於時上
富於春秋聖德汪穢竒志妙思神鑒靈察方將

審御陰陽，爭耀日月，極禎祥於遐奧，飛仁風以
樹惠，旣遊精於萬機，揆幽洞，深復逍遙乎六藝，
兼覽儒林，抗思乎文藻之塲，囿容與乎道術之
疆畔，超天路而高峙，階清雲以妙觀，將參跡於
三皇，豈徒論功於大漢，天地位矣，九域清矣，皇
化四達，帝猷成矣，明哉元首，股肱貞矣，禮樂旣
作，興頌聲矣，固封泰山，禪梁甫，歷名山以祈福，
周五方之靈宇，越八九於往素，踵帝王之靈矩，
流餘祚於黎烝，鍾元吉乎聖主。

漢二祖優劣論

有客問予曰。夫漢二帝高祖光武。俱爲授命撥亂之君。比時事之難易。論其人之優劣。孰者爲先。予應之曰。昔漢之初興。高祖因暴秦而起。遂誅強楚。光有天下。功齊湯武。業流後嗣。誠帝王之元勲。人君之盛事也。然而名不繼德。行不純道。身役之後。崩亡之際。果令凶婦肆醜酷之心。嬖妾被人豕之刑。亡趙幽囚。禍殃骨肉。諸呂專權。社稷幾移。凡此諸事。豈非高祖寡計淺慮。以

致然彼之雄材大畧倣儻之節。信當世至豪健壯傑士也。又其臯將畫臣。皆古今之鮮有。歷世之希覩。彼能任其才而用之。聽其言而察之。故兼天下。有帝位。流巨勲而遺元功也。世祖體乾靈之休德。稟貞和之純精。通黃中之妙理。韜亞聖之懿才。其爲德也通達而多識。仁智而明恕。重慎而周密。樂施而愛人。值陽九無妄之世。遭炎光厄會之運。殷爾雷發。赫然神舉。用武畧以攘暴。興義兵以掃殘。神光前驅。威風先逝。軍未

出於南京、莽已斃於西都。夫其蕩滌凶穢、勦除醜類、若順迅風而縱烈火、曬白日而掃朝雲也。爾乃廟勝而後動衆、計定而後行師、故攻無不陷之壘、戰無犇北之卒。是以羣下欣欣、歸心聖德、宣仁以和衆、邁德以來遠。故竇融聞聲而影附、馬援一見而歎息。股肱有濟濟之美、元首有穆穆之容。敦睦九族、有唐虞之稱；高尚純樸、有羲皇之素。謙虛納下、有吐握之勞；畱心庶事、有日昃之勤。乃規弘跡而造皇極、創帝道而立德。

基是以計功則業殊比隆則事異旌德則靡愆
言行則無穢量力則勢微論輔則力劣卒能握
乾坤之休徵應五百之顯期立不刊之遐迹建
不朽之元功金石播其休烈詩書載其勲懿故
曰光武其優也。

○成王漢昭論

周公以天下初定武王旣終而成王尚幼未能
定南面之事是以推以忠誠稱制假號二弟流
言召公疑之發金縢之匱然後用寤亦未決也。

生於昭帝，所以不疑於霍光，亦緣武帝有遣詔於光，使光若周公踐天子之位，行周公之事。吾恐叛者，非徒二弟疑者，非徒召公也。且賢者固不能知聖賢，自其宜耳。昭帝固可不疑霍光，周王自疑周公也。若以昭帝勝成王，霍光當踰周公。邪？若以堯舜爲成王，湯禹作管蔡邵公，周公之不見疑，必也。昔具山公面長三寸，與三寸者相論，夜有四怪，皆北。頃者思一子以難耳。

世固有人身瘠而志立體，小而名高者。於聖則

否是以堯眉八彩、舜目重瞳、禹耳參漏、文王四乳、然則世亦有四乳者、此則駑馬一毛似驥耳、宋臣有公孫呂者、長七尺、面長三尺、廣三寸、若此之牀、蓋遠代而求非一是之異也、使形殊於外道、合其中名、震天下不亦宜乎、語云無憂而戚、憂必及之、無慶而歡樂、必隨之、此心有先動而神有先知、則色有先見也、故扁鵲見桓公、知其將亡、申叔見巫臣、知其竊妻而逃也、

辨道論

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井陵有井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卻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卒。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接姦宄以欺衆。行妖慝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海島。釋金輅而履雲輿。棄六驥而美飛龍哉。自家王與太子及余兄弟。咸以爲調笑。不信之矣。然始等知上遇之有恒。奉不過於負吏。賞不加於無功。海島難得而遊。六骹難得而佩。終不敢進虛誕之

言出非常之語。余嘗試卻儉絕穀百日。躬與之
寢處。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則死。而
儉乃如是。然不必益壽。可以療疾。而不憚饑饉
焉。左慈善修房內之術。差可終命。然自非有志
至精。莫能行也。其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
咸共歸之。然始辭繁寡實。頗有怪言。余常辟左
右。獨與之談。問其所行。溫顏以誘之。笑辭以導
之。始語余。吾本師姓韓。字世雄。嘗與師於南海
作金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於海。又言諸梁時

西城胡來獻香罽腰帶。割玉刀。時悔不取也。又
言車師之西國兒生。擘背出脾。欲其食少而努
行也。又言取鯉魚五寸一雙。合其一煮藥。俱投
沸膏中。有藥者奮尾鼓鰓。游行沉浮。有若處淵。
其一者已熟而可噉。余時問言。率可試。不言是
藥去此逾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
不盡於此。頗難悉載。故粗舉其巨怪者。始若遭
秦始皇。漢武帝。則復爲徐市。樂大之徒也。夫帝
者位殊萬國。富有天下。威尊彰明。齊光日月。宮

殿闕庭等曜紫微。何顧乎王母之宮。崑崙之域
哉。夫三鳥備役。不如百官之美也。素女姮娥不
若椒房之麗也。雲衣羽裳。不若黼黻之飾也。駕
螭載霓。不若乘輿之盛也。瓊蘂玉華。不若玉圭
之潔也。而顧爲匹夫所固。納虛妄之辭。信眩惑
之說。隆禮以招弗臣。傾產以供虛求。散王爵以
榮之。清閒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驗。雖復
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爲天下笑矣。若夫玄黃
所以娛目。鏗鏘所以樂耳。媛妃所以紹先。芻豢

所以說口也何必其無味之味聽無聲之樂觀
無采之色乎

○又辯道論

此篇出廣弘明集只數語與魏志及舊集畧同餘文俱不載今

另存

夫神仙之書道家之言乃云傳說上爲辰尾宿
歲星降爲東方朔淮南王安誅於淮南而謂之
獲道輕舉鉤戈歿於雲陽而謂之屍逝柩空其
爲虛妄甚矣哉中興篤論之士有桓君山者其
所著述多善劉子駿嘗問人言誠能抑嗜欲闔

耳目可不衰竭乎。時庭中有一老榆。君山指而謂曰：「此樹無情，欲可忍無耳目可闔。然猶枯槁腐朽，而子駿乃言可不衰竭，非談也。」君山援榆喻之，未是也。何者？余前爲王莽典樂大夫，樂記云：「文帝得魏文侯樂人竇公，年百八十，兩目盲。」帝竒而問之，何所施行？對曰：「臣年十三而失明，父母哀其不及事，教臣鼓琴，臣又能導引，不知壽得何力。」君山論之曰：「頗得少盲，專一內視，情不外鑒之助也。」先難子駿以內視無益，退論竇